

近代史一大疑案：

李秀成「伏誅」之謎 (上)

王公璵

前江蘇省政府民政廳廳長現任國民大會代表王公璵先生治學為政，博識多聞，對於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身世與生死的一段公案，及清代中興名臣曾氏兄弟之心理態度，由發現隱秘到多方求證，以迄為文發表，藏諸胸中近四十年，可見其嚴謹，王先生本文確為太平天國史真相的一大發掘。本誌於欣然刊載之餘，並盼海內外治太平天國史之學者通家，根據王先生此一線索作更深入的研究，曷勝感幸。

編者謹誌

前言

在我寫這段報導之前，首先要聲明的：我對於太平天國的史實，並無研究；只是人云亦云的認為洪秀全既下兩湖之後，未能挺軍北上，先行瓦解清廷首腦部，竟東去南京，以建立小朝廷為躊躇滿志，致自陷泥淖，終於在被動的情形之下，招致覆滅；是他戰略和政略上一大錯誤。至於當時太平天國的「佐命」人物，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到「東王」楊秀清縱然陰鷲，總是個有作為的人物，假如不是自相殘殺，因而犧牲，也該另有一番表現。其餘對於「翼王」石達開，其思想、才華，尤其處境及結果，也深令人同情和懷念。

而支撐殘局的「忠王」李秀成，於震撼危疑之際，能累建戰功，力挽狂瀾，雖事非其主，終無補救；但以忠義及氣度言，不失大將及重臣的風範。在彼稍前之「英王」陳玉成，固於疆場上亦多著功績；實僅能稱「驍將」，和湘軍方面的鮑超相埒；至李秀成該和胡林翼、彭玉麟，或竟與曾左輩等量齊觀，自遠非陳玉成輩可比。所以對於李秀成的處境困厄，深示扼腕，不應以成敗論之。這種淺薄的見解，又是我個人的主觀的看法，可以說是已成定型的「偏見」。因而認為李秀成之最後得到「就地正法」的處分，視為當然，毫無可疑之處。即稗官野史方面，也沒有像石達開那樣有人「代死」的傳說。

然而在事實上，我竟碰上一樁意外的情形，把李秀成「就地正法」這個說法推翻了！這真是一個謎，一個無法解答的謎！今且把這樁往事，細細從頭說起。

蘇北僻鄉游擊往事

在民國二十六年冬，因日寇於金山衛登陸，我由松江奉令退至江寧，迄我大軍轉進，南京放棄，又由江寧退至蘇北。因決意在敵後游擊，乃仍留蘇省任職。至二十八年，我由省府秘書長調任民政廳長後，當以省府困守興化水城，難於發展，又擬向徐海方面擴大行政力量，藉與省府呼

應。因在是年秋冬之交，自請集合一部武力，宵伏夜行，間道北去，以兼任徐海行署主任名義推行政令。

在徐海境內選擇游擊根據地，本想決定在徐西的豐沛蕭碼這一地區。因為這帶民間槍枝較多，游擊戰績卓著，且可出入魯南，豫東及皖北各地，和其他游擊武力，互相聯絡呼應，聲勢較大，足以監視、牽制或竟威脅徐州之敵。惟以徐州駐有敵寇重兵，且該區有津浦和隴海兩道鐵路縱橫其間，而鐵路兩側，復深掘溝壕，我們率隊前往，無法通過；縱能通過，和津浦路東各縣，亦形成隔絕。至東部雲臺山區，復以逼近連雲港



民國廿八年本文作者任江蘇省民政廳長兼徐海行署主任時的照相。作者此時從事敵後游擊會見了李秀成的兒子（小王子），揭開了李秀成伏誅之謎。

敵決不容游擊力量植根立足。而西部洪澤湖濱，因早成皖境共匪繁殖溫床；雖彼時以「國共合作」為口號，但實存敵視，亦不宜自尋磨擦。有以上種種情形，所以最後認為都不適宜，另擇較為偏僻的南北六塘河之間的河灘地，作進入徐海後的立足點。

這一片河灘地，在流陽縣的東南邊區，和灌雲、漣水、淮陰以及東海等縣都接壤。兩面可憑河據守，且土地肥沃，食糧充裕。尤其不在交通線上，確係敵後推行政令較為適宜的地帶。不過在我們進入這個地區之後，不久便遭遇到海州和淮陰的倭寇，南北兩方出兵，陸空配合，加以「掃蕩」。我們除在六塘河岸，略加抵抗，便乘夜間，避實就虛，向西南方黃河故道（以黃河會奪淮泗入海，亦即淮泗故道）方面退卻。因該處為沙地，乾燥無水，所有鄉間道路，悉為便利遊擊，均經掘為溝壕，交錯紛歧，不獨阻礙敵之戰車坦克前進，且人在地中行，無目標，易逃避，減少敵人殺傷之故。惟食糧頗少，補充較為困難。由於這種原因，所以在敵「掃蕩」之後，又回到原來的河灘基地，繼續展佈工作。

老農夜話一語驚人

重返原先游擊地區時，我是在一個夜裏，帶了兩個便衣，住到距離北六塘河河岸不遠處的一個農家。土牆茅屋，也還舒適。想到以前有位省府視察，在

承平時因查一件特殊案子到這難得到的地區，曾以為苦，並留詩道：「河渡六塘日已斜，茅村投宿老農家。禿頭筆蘸青灰墨，缺嘴壺斟白水茶。柳木大床支獨腿，花梨小几缺三牙。盤飧市遠無兼味，帶種連鬚茶豆芽」。純屬寫實，並不誇張，但我們遊擊時，得此安宿，還算是享受呢。

說到這裏，都是題外話。卻為詳述這個謎題的發現，不能不追溯它的經過和開端。尤其描寫這游擊基地的位置，和這謎題解答，也不無有點參考價值。在我報導本題時，會再行提到。現在且「閒言少敘，言歸正傳」。繼續的談了下去。

我投宿這個農家，有位老主人，那時約有七十幾歲或已逾八十。矮矮胖胖的，有些未修飾的花白鬍子；很像聖誕老人。知他以種菜為生。我第二天早上醒了後，外面下雨，因找了一本閒書就掛着柴簾的門旁翻看。這位老主人，因天雨路滑，不能用手車把菜推到幾里外的集子上去賣，因亦坐到我的對面，銜着一枝短短的旱煙管，邊吸邊和我攀談。他說：「下的雨不小，河漲路滑，不能出門，只好找點閒書看看，打發無聊的時間」。稍停之後，噴了一口濃煙，繼續說道：「我家有洪楊演義，不妨翻一翻」。說罷便到香案下面拿出兩本破舊的書，丟到我的面前。我感到這位老人，情味濃厚，略示謝意。誰知他與致特好，將旱煙管磕去了煙灰，另裝新煙，在吸了兩口之後，並大發他的議論。他說：

「有些書，只可給人看了，解解愁悶，湊湊熱鬧；千萬不可相信。寫書的人，都會編造，說得入情入理，便算不錯。假如認為都是事實，那

全其「忠」，曾帥方面成其「功」，因作實際「讓城」而作「攻城」的姿態。因為那時所謂清兵大營，並不是如想像中把南京城圍得如鐵桶一般，水洩不通。假如真是這樣，城內那些軍民，早就餓死了。事實上水漢西門還可運糧入城，其他各城門也准蔬菜魚肉各販出入，不過盤查嚴緊而已。爲着實現雙方默契的計劃，在破城的前一天，由江北運糧進入南京城的船裏都蓋藏着清兵，另外各種販子，也都是清兵化裝，帶着短兵器進入城內，在夜裏便都佈置就緒，到第二天才轟開城牆，裏應外合，便把南京城在無大戰門的情形之下佔領了。那時他是九歲，記得轟城前地下隆隆作響，像是悶雷，過了好長一段時間，才有霹靂一聲的爆炸。他是由一名家將，穿着便衣，黑夜裏牽着一匹馬，駝着他，即從轟開城牆缺口處逃出。出城向東北方向逃走，想到江邊。路上遇見一隊清兵，有一個兵見他頸子上露出金圈金鎖，便一把拉着，把他拖下馬來。拉的很重，脖子後面流血，被一個軍官模樣所喝阻，要他不要傷害了孩童。結果圈鎖等還被拿去，放了他逃走。

他說時，並解開領子把頸後長長的疤痕就火前用手摸着給我看看清楚。

就地正法原是掩護

他的父親如何能落到清兵的手裏，他沒有說到。只說他父親既是馬販，會治馬病，也精於針法。對於痧子（即指霍亂）治療，尤爲拿手。在南京城被佔領後，城內發生大瘟疫，九帥的家人都受傳染（九帥指曾國荃，是否說曾本人亦患瘟疫

，年久記不甚清），在緊急情形之下，只好請出「忠王」施展他的針法，果然着手成春，從死神手裏搶回來性命。因此種種情形，便在請求「就地正法」的掩護之下，用偷天換日的手法，把「忠王」能全其「忠」，並暗放林下，得獲善終。這些做法，都是九帥主持，大帥在南京城破後，曾從安慶下來安排報「功」，在審訊「忠王」後，又匆匆離開，是否得他同意，或由他指示，那就無從知道了。

他又說他本人會治馬病，也會用針法療人急症，都是他父親在隱姓埋名，逃歸故里後，傳授給他的。而他的庭訓是：「守份安命，不可強求」。

在火盆旁講的多了，我請這位老人稍事休息一下。並緩和他的情緒，因而插言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你真是一位『小王子』了。對於有民族思想的『忠王』，文武雙全，不但戰功卓著，而寫出幾萬字的供狀，才學又還了得」？因我那時祇聽到傳言，說李秀成被擒後，有自書特長的供狀，想其才情，亦必秀逸縱橫，和其武功相稱，故有此由衷之言，並非故作諛詞。可是這位「小王子」卻不同意這種說法，並引起他的反應，他說：

供述之謎原來如此

「自古以來，成則爲王，敗則爲寇，什麼『王』？草頭王（意即草寇）罷了，不成正果！至於說『文武雙全』，那就天曉得！怎麼打勝了爛仗，我不知道；說起他的才學，和我識的字也差不了多少，寫的都不通順。人一出名，官一做大

，不文也能文，不武也能武了。他的供狀，怎麼寫的，我不知道。假如像樣子，那就要會大帥找師爺幫個忙。不過他老人家確是一位正直、忠厚、心地慈祥的大好人，所以闔下了大禍，還能得到好收場。」

他爲「忠王」謙抑自貶，亦理所當然。不過我總覺到大過了，內心不以爲然。因爲太平天國的頭號人物，豈可用這樣的評價來等閒視之！

最初我對於這位「小王子」的身份，保持着濃厚的懷疑態度；經這次「爐邊談話」，被他誠懇及謹慎的語氣和態度所感動，幾乎百分之百的相信。但我還是帶着測驗性要他說一說所謂「忠王府」的情形。

他說在他記憶裏，王府並沒有什麼了不起。只是較大較深的房子。至於在什麼位置，因離開南京時年歲還小，說不上來。後來在他父親死後，想起童年印象，很想重遊南京，一溫舊夢。適有入伍機會，竟然達到了目的。追尋並揣摩往日情景和形勢，確定是在清涼山下蟠龍里的附近。

這一晚的談話，約佔兩個小時。主人徐老先生認爲「小王子」談話頗爲吃力，提議暫行結束，我們也就不再攀談下去。最後我問他家住在哪處，他望一望徐老先生，似乎仍擬「保密」，徐老先生便說以後會知道，便仍然用小手車在月光下把他送走。

烽火不寧再見無緣

在「小王子」走後，留下一些問題在我腦子裏盤旋。覺到他還有一些資料可供採訪，因擬就

了較有系統的條目，希望他再行補充作答。並覺到拉住「徐大參參」陪我去拜訪，諒也沒有困難。有民族思想且有革命行動的「忠王」之後，該受表揚的，又有何顧慮和避忌？我已知「小王子」的名字是李學富，他的家估量不過在這區域三四十華里以內。又因目送他的車子是向趙莊東南方向而去，知這東南方向三四十里處，正是沈陽、灌雲、漣水及淮陰等縣接壤的一點，他住在那一縣，報何處戶籍，打算也該查個清楚。另外渴望弄到一部照像機（在游擊區內照像機固少見，而膠片尤無法購到），把「小王子」照張像，並把所謂「忠王」的廬舍、墳墓或認為是什麼遺物，都攝下影片，供這個疑案的研判資料，也該有其意義。但這些想法，卻不幸完全落一個空！

在這不久以後，我以民政廳內（時仍在興化辦公）的問題，必須親往處理，遂抽身化裝南去，離開這個區域。而共匪及敵偽亦乘機向這游擊根據地內侵擾，因而治安和交通情形，頓形改觀。便能重到該處，想繼續搜集和採訪一些資料，已成「洞口雲封，無從問津」了。機緣難再，稍縱即逝，這也是我認為畢生最大憾事之一。

韓柳二老各有看法

這個疑案，既於游擊時無意中發現，便想求一個明確的解答。有一次，泰州韓國鈞紫石先生為着蘇北水利糾紛來興化洽商，適巧鎮江柳詒徵翼謀先生也為度藏蘇省善本書的問題，帶來興化韓紫老任江蘇省長多年，廉能博雅，望重東南；翼謀先生，乃史學界權威，學識豐富，舉國知

名。幸得雙雙臨此「水都」，有這個「二難併」的機緣。因在一個集會中，我就便將這段故事，向他倆陳述，並請加以評判。韓紫老聽到後，大為興奮，並暢述他的見解，他認為：在圍困太平

天國王朝的最後階段，湘軍勢力，如日中天；而曾氏昆季，可以左右大局，並得清廷信任特專。收復南京，雖實際是運用政治力量加以「智取」，卻稍誇張報為大奮軍威純由「力攻」，在清廷歡欣若狂之際，有誰作此無意義吹求？在現今各軍作戰，情報人員密佈，而通訊器材，尤為便捷；自遠非當年所謂「監軍」「驛馬」可比。但所報戰情，仍不乏誇張失實，甚而謾罪擷功，是非顛倒的實例；則收復南京，以「智取」報為「力攻」，亦乃情理之常。且在力攻的「蕪城」前後，並無大規模戰鬥，是預有「默契」之說，不為無因。果曾氏陽示「力攻」姿態，實用「智取」之實，減少殺傷，亦有足多之處。談到李秀成實未「就地正法」這個問題，也值得檢討。蓋曾九帥沉甫有縱橫才，曾文正的蓋世功勳，多由其畫策，實際是他收復了南京。一切處置，不能忽視他的運用。因特殊原因，保全一個戰俘生命，也非無此可能。不過據「小王子」所述，還不够詳盡；可惜是，無從再度訪問……

在韓紫老暢抒所見之後，翼謀先生卻大不謂然。怫然地認為曾氏昆季具儒家深厚修養，必不肯虛報戰功，尤不能矯命徇私；所稱李秀成之子，必係狂妄愚民，不可置信云云。

在這兩位前輩評判之後，我總覺到翼謀先生僅以衛道的情感，發抒主觀的成見，令人無法翕

然心服。總以韓紫老所見較為客觀，且具深入研究興趣。

蕭一山在英國查證

我總覺到所謂「小王子」的李學富，陳述各點，絕無虛偽，但又無從實證，解釋疑團。想到徐州蕭一山先生，那時在英國專研歷史，而太平天國文獻，又多收藏在英國的圖書館內。適我手邊有蕭先生的通信處，因去函與他，請他查一查洪秀全的兒子，究係何名——是「洪福瑱」，抑為「洪福眞王」？因為我那時還篤篤信官書上的「洪福瑱」，對於「洪福」尚頗陌生。意外的不到一個月，竟在敵後收到蕭先生的復信，他說證以英倫所藏各項文書，洪福瑱確係洪福眞王之誤。洪秀全繼位之子，確係洪福。是官書上所載的「洪福瑱」，錯了則毫無疑問。至因何有此錯誤，如「小王子」所謂因「眞王」二字的銜名，誤合為一，殊為近情。並謂開始誤報，曾入宸覽，無法更易，藉免欺君之說，亦極合理。而確信這位「小王子」的身份更多了一項保證（其實因我那時所知太少，「洪福瑱」原是錯的，不必請蕭先生證明）對於「小王子」只驚鴻一瞥，緣慳再晤，尤增無限悔憾。

也有友輩說，這位「小王子」，縱不會假；只是太平天國王朝封王太濫，也許他是另有稱王的李姓兒子而非李秀成的。不過在南京破城時，李學富已是九歲的孩子，不可能認其他的人作父。我曾默計這位「小王子」晤面時，是民國二十八年冬，亦即一九三九年，他是八十四歲，南京

破城是在同治三年，亦即一八六四年，他確已九歲無誤。是這一個假設，很難成立。

不論怎麼樣，我因後期在敵後工作，日益艱困；及蘇省府為敵匪交迫，退出省境，便無從再談這個問題了。勝利後，本人又回到蘇省府任職，當時百廢待舉，不能重到以前游擊時荒鄉僻壤去訪問所謂「小王子」的踪跡。且詢沈陽友人，知「徐大爹爹」已告物故；詢其族中孫姪輩，彼

等均不知這段秘聞。時過境遷，這個「重訪」的夢想，遂不得不告決絕。近以臘盡冬殘，思鄉殷切，憶及往事，未能割置。爰搜集部份太平天國史料，期對於這個問題，尋繹出一點佐證。今日把我的淺見，拉雜地寫了下來，當然還留下一些不能解決之謎。尚希中外雜誌讀者指教。

我談的重點，仍然放在所謂「小王子」李學富片段談話中所提出的幾個問題。對於「小王子

」的身份，我實在無從置疑。此情前略說過，還要再行重複說的是：凡「冒名」者，必有所為。為招搖，則必自炫；為虛榮，則必誇張。他既極端保密，惟恐人知；更慚形穢，近於自卑。既無所為，何用虛構？尤其談話時，拘謹慎重；一個荒鄉野老，懾於帝制時淫威，尤惴惴以買禍為慮，誠中形外，自非矯飾，這是我基本的看法，並自承絕非偏見。（未完）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訂價台幣肆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、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，定價台幣肆拾元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

增訂再版

鈕先銘著

定價伍拾元

請速購閱

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采多姿的戎馬生涯中，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，最離奇的際遇，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，當了和尚，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，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生撰成還俗記，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是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「還俗記」增訂再版共三十餘萬言。四百餘頁，附以珍貴圖片，定價新臺幣伍拾元。